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徐霞客遊記卷十一上

明 徐宏祖 撰

西南遊日記十九

雲南

己卯五月初一日晨起店主人言自往尖山後叅府吳公屢令把總來候余不知其因已而吳公令把總持名帖道意余出觀街子因往晤潘捷余捷余宴買寶舍人留余同事余辭之入城謁叅府一見輒把臂入林款禮

頗至是日其子將反故鄉內簡拾行囊余辭之出

初二日余止寓中雲嵐山即尖山師法界來顧州庠彦李

虎變昆玉來顧

李居綺羅

初三日叅府來候宴已觀音寺天衣師令其徒來候余以叅府有前期辭之上午赴叅府招所陳多臘味以斷屠

故也

臘味中始食竹髓

下午別醉後過萬壽寺拜法界不在出

西門半里過凌雲橋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麓則觀音寺在馬寺東向臨玉泉池寺南有古刹並列

即玉泉寺矣天衣拜經觀音寺三年不出一見喜甚留
子宿予辭以他日啜其豆漿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叅府令門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來候時

微雨遂與之連騎由來鳳山東麓循之南六里抵綺羅

入叩李君家

綺羅志
作矣羅

其村頗盛西倚來鳳山南瞰水尾

山當兩山夾湊間蓋羅漢沖之水流經大洞長洞二小

阜間北曲而注於平塢乃分為二流北為飲馬河而抵

城東南為綺羅水而逼南山下又西逼來鳳東南麓乃

南搗兩山夾間是村館其谷口竹樹扶疎田壑紆錯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

初五日晨飡後即從李君循南山之麓東向行先半里過水應寺又東二里兩踰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東峽中北向峙即天應寺也其後即羅生主峯仰之甚峻志稱其條崗分布不誣也又東北上一北下之支隨之北下共一里崗東盡處竹木深密綠蔭襲人披映心目其前復起一圓阜立平疇中是為團山與此崗斷而復

續崗東村廬連絡從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廬具臘肉
火酒獻是日正端午而老人與李君有交遂入而哺之
既午復東向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復起一長阜如半月
橫於前是為長洞山又東二里遂入山峽有溪中貫而
出是為羅漢溪南北皆有村夾峙峽口由南村溯溪而
東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東踰嶺趨猛
連者從其北塢中覓溫泉其泉不熱而溫流不急而平
一大石突畦間水滙其旁淺不成浴東山有大洞溫泉

為八景之一即在其北嶺峽中與此隔一支嶺踰而北
頗近而李君急於還家即導余從大路西出二里過溪南
村出峽口隨溪西行一里過一橋從溪南又西一里過
長洞北麓北望大洞之阜夾溪而峙予浴趨之浴其溫
泉李君謂泉在東峽中其入尚遠遂強余還又西一里
過團山北麓又西三里而還李君家

初六日晨飯令顧僕攜臥具為楊廣哨之遊先是李君
為予言此地東南由羅漢冲入二百里有滄呂山東南

由羅生四十里有馬鹿塘皆有峰巒可觀乃先其近者
計可從琉黃塘半箇山而轉也東三里從水應天應二
寺之間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其絕頂北瞰即天
應寺懸其坑麓由州塢而北惟龍從山與之對峙焉西
瞰則旁峽分趨若贅旒皆下墜於綺羅南向之峽有龍
井出其下焉惟東眺則本峰頽頽而南眺則濃霧瀰淪
若以山脊為界咫尺不可見于是南從嶺上盤峽俱行
氤氳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下二里餘山半復環一壑

其脊自東南圍抱而西中藏圓塢有小水西去其內霧影稍開而雨色漸逼雖近睹其田塍而不免懼其沾濕矣復上南坡躡坡脊而南五里一岐隨脊而西南一岐墜坡而東北余漫從脊上直南已而路漸東下而窮二里有村倚東坡下披霧就詢之乃清水屯也屯人指予從坡北東下當得大路從之半里東北涉一坑甚深霧影中窺其東南旋壑下盤當時不知其所出何向後乃知其南界高峰反西自竹家屯而東突為陳播箕哨也復

東北上坡半里見有路東向下輒隨之行不意馬鹿塘
正道尚在其北霧漫不辨踉蹌東下一里有峽自北而
南溪流貫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絕無人居塍中插禾已
遍亦無一人抵塍而路絕塍狹如絲以杖拄畦中東行
抵溪而溪兩岸蒙翳不可渡復還依西坡南向一里得
小徑渡溪東上一里路伏草間復若斷若續然其上甚
峻三里東向登嶺頭復從嶺上東南再陟一嶺半里始
見嶺北有岫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岫北有路自崩崖北

嶺東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嶺東上而嶠中獨無
北交之路予遂循崖南路上東一里路為崩崖所墜復
岐而南再陟南嶺半里復東行嶺脊二里始有南來之
路偕之東北瞰崩崖下陷東向成坑箐木深翳又東半
里再陟東嶺嶺乃南去微徑始東北下坡曲折連下三
里余以為將及北坑之底隨之出即馬鹿塘矣孰知一
坡中環路岐而東西繞之未幾遂絕皆深茅叢棘坑嵌
其下甚深余始從其南不得道轉而東復不得道往返

躑躅遍索久之復從南坡下得微徑下一里餘而東抵坑底則坑中有水潺潺自崩崖東南流坑兩旁俱峭崖密翳全無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亂礫間時有平沙滌之遂隨之行或東或南仰眺甚逼而終絕路影三里稍開俯見滌砂之上虎跡甚明累累如初印隨之又東南一里有小溪自西南來注有路影南緣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予意將越坡東下而路反從坡脊南行余心知其誤然其路漸大時亦漸暮以為從大道即

不得馬鹿塘庶可得棲宿之所乃躡脊西馳二里見西峰頂有峰特倚如覆鐘大道從此分岐一自東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峯頂而趨一從西南盤壑而行未審所從姑解所攜飯啖之予計上下二徑其去人必遠不若從盤壑者中行于是又東南三里遂墜坡而下漸聞人聲下里餘得茅二龕在峽間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數龕乃下陟深坑扳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龕則架竹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爨臥儼與粵西無異屈指

自南丹去此至今已十五閱月乃復過之西陞其中數
千里所不及也自登崩崖之脊即望見高黎貢南亘之
支屏列於東下有深峽而莫見龍川意嵌其下也又西
南二十里下至所宿之坡下瞰南峽甚深即與高黎貢
遙夾者意即南甸所托而龍江從此去也時霧黑莫辨
方隅而村人不通漢語不能分析微輿即徵其地名據
云為鳳田總府莊南至羅卜思莊一日餘東北至馬鹿
塘二十餘里然無確據夜以所攜米煮粥啜之而臥

初七日陰雨飯後姑止不行已而村人言天且大霽余乃謀所行念馬鹿塘在東北硫黃塘在西北北山之脊昨已踰而來西山之脊尚未之陟不若舍馬鹿而踰西脊以趨硫黃塘且其地抵州之境以硫黃塘為正道遂從之土人指余從村後西北向大山行余悞由直北一里餘下涉一澗溯之北上坡一里又下涉澗其處一澗又溯之北上坡半里路復分岐一向北峽一向西峽皆盤其上坡余從其北峽者二里路漸湮已北下則其澗

亦自西來橫塹於前雖小而頗深籐箐蒙翳雨霧淋漓
遂不能入乃復出至歧口轉向西峽一里路亦漸湮復
出從歧口南涉其澗從澗南又得一歧西上其路甚微
一里北踰一坡又北一里即崩崖西對之坡也其上
皆墾崖而非通道躡之行一里上西頂頂高雲黑莫知
所從計返下山二里轉南漸有徑下眺鳳田所宿處相
距止二三里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從之西循北山
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問之始知其上有小寨名擺圖

即從楊廣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北上躡坡一里有二茅
當峽坪間是為擺圖寨由寨後更躡峻而北半里登崗
西望盤壑下開水田漠漠有溪流貫其中復有崇山外
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橫接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中貫
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迴峽中半里有村
廬倚南坡為楊廣哨從此西北下峽底一里有小溪自
東北墜西南其嵌甚深乃從昨所度崩崖南嶺分墜而
成者涉之西北上渡一里而躡其脊余以為即從此緣

脊上北大峯矣孰意猶中界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即北
下峽底一里有大溪自北南墜皆從石崖中破壁而去
此即清水朗東溪也水嵌峽底甚逼橫獨木渡其上予
舍木下涉水即西北上坡始循崖石繼躡隴脊一里轉
而東北上又里餘躋峰頭由峯頭西盤半里隨峽北行
其峽頗平行其中一里當其東西分峽處有村廬倚其
中為陳播箕哨從哨北即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
里有村廬當坡為竹家寨由寨東向北行寨後復起一

峰有峽橫其中路分為二循北峯直去為騰越南甸大道穿北峯南峽而西為硫黃塘道予舍大道從橫峽西行半里忽墜峽西下其峽甚逼而下甚峻墜級歷坎與水爭隘一里望見西峽自北而南一溪貫其中即綺羅村之水挾水尾山西峽而南山者溪西之山巖岫南踞是為半箇山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東崖之下乃溫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數家居焉為硫黃塘村有橋架溪上余訊大塘之出硫黃處土人指在南峽

中乃從橋南下流涉溪而西隨山西南行時風雨大至
田塍滑隘余躑躅南行半里得徑又南一里則西山南
迸南有峽注大溪遙望其峽中蒸騰之氣東西數處鬱
然勃發如濃烟捲霧東瀕大溪西貫山峽先趨其近溪
煙勢獨大者則一池大四五畝中窪如釜水貯於中止
及其半其色渾白從下沸騰作滾湧之狀而勢更厲沸
泡大如彈丸百枚齊躍而有聲其中高且尺餘亦異觀
也時雨勢甚大持傘觀其上不敢以身試也其東大溪

從南下環山南而西合於大盈西峽小溪從熱池南東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生氣勃勃而池中之水則止而不流與溪無與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間煙勢更大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如仰口而張其上齶其中下管如喉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橐鼓風煽燄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墜澗下流猶熱若探湯或躍時風從中捲水輒旁射人於數尺外飛沫猶爍人面也余

欲俯窺喉中為水所射不能近其齟齬之上則硫黃環染之其東數步鑿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養哨想有礦之地即有哨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間烟勢復大環崖之下平沙一圍中有孔數百沸水叢躍亦如數十人鼓煽於下者環沙四圍其水雖小而熱四旁之沙亦熱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烟湧處雖多而勢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將沙圓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週之雖有小氣而沙不熱以傘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礦色而亦無

熱氣從戳孔出此皆人之釀黃者時雨勢不止見其上
有路直臨西嶺知此為半箇山道遂凌雨躡崖其崖皆
堆雲駢躡崕岬嵌空或下陷上連或旁通側裂人從其
上行熱氣從下出皆逆削之餘骨崩墜之剝膚也所云
半箇之稱豈以此耶躡崖半里從南循嶺西上一里漸
隨峽轉南則其峽自南嶺頭墜中有水懸而為瀑布作兩
疊北下即峽水之上也又上半里遂西踰瀑布之上復
從峽西更西南上一里漸轉而西半里見大道盤西崖

墜處出南岫去小徑則西上峯頂漸轉北行蓋此即半
箇山之頂至此南下為岫入城之路當在其東北不應
西去遂從小道西上半里隨峯東向北行二里乃西北
下得竹塢村廬時雨盛避雨廬中就火沸湯瀹飯而食
之即半箇山村也由村東下坡隨峽東行里餘與南來
大道合隨西山北轉而行二里復陟東突之坡行坡峽
中五里稍下又一里而綺羅村在東坡下矣時已薄暮
遂舍入州大路東一里餘宿李虎變家煮竹鼈相待

初八日大雨不成行坐李君齋頭作田畧州期政四謠
應李君命也

初九日雨不止既午稍霽遂同李君朕騎由村西半里
橫陟半箇山南甸大路經南草場半里西上嶺坡乃來
鳳南度半箇山之脊也來鳳至是南降而下伏脊間中
窪為平塘而不受水窪之西為金銀堆即南度之脊窪
北半里有坪倚來鳳而南瞰半箇山乃昔王尚書驥駐
營之處陟坪北有路橫沿來鳳峯南西越金銀堆出芭

蕉閣從此復轉騎循來鳳東峯而北八里還官店晚復
雨

十一日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來下午雨少止滄甚

躡泥往潘生家不遇以書促其為予買物亦不答

潘生一桂

雖青衿而走緬甸家多緬貨時倪按君命承差來覓碧玉潘甚苦之故屢避客

十二日終日雨注不止予坐店中李生以期四謠私投
署州田二府不答

十三日雨時作時止而泥滄尤甚李生來邀予同往蘓

玄玉寓觀玉蘓滇姓人也本青衿棄文就戎為吳叅府
幕客先是一見顧余余亦目其有異非風塵中人也

有蘓

碧玉皆為簪但色太沉予擇四
枝寓寓中後為李生強余還之

十四日至十八日連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捷
余以倪院承差索碧玉寶石寤甚屢促不過余寓亦不
敢以一物示人遺余翠生石二蘇答葵茶以方環叅戎
惠贖更索其八閩并三宣六慰諸圖余一一抄錄之數
日無暇刻遂不知在雨中并在寓中也

十九日晨雨少止覓擔夫既而雨復作上午止而行由東街始濘甚已而漸燥二里居廬乃盡乃坡行塍中半里連越二小橋皆自東南來又二里為雷打田有數家東向從其前轉而東行一里又過一小亭橋其流亦自東南向西北者又東一里抵東坡下停担於酒家問大洞溫泉道士人指在東南山坳中此去尚有數里時天色已霽令擔夫與顧行待其家余循東山而南二里過土主廟廟倚山西向前二栢巨甚南二里路歧為二一

南循山麓為黃坡道一東南上坡為趨溫泉道乃從坡上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於下即黃之發源處也于是東轉有路頗大橫越之就其東南小徑一里漸上坡折而東北睨溫泉之峽當在其南尚隔一岸遂與之俱返一里下至茅塞之峽指予南去予從之橫踏峽中既漸得小徑半里忽有峽從足下下墜而西其上石崖駢突如門從其東又南半里踰坡而下其峽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塍交濼之即大洞村之後

峽有大道從峽中東上又南下半里從之東半里上一坡大道東北上亦芹菜塘道乃從坡東南下半里及溪又東溯溪半里則溪流奔沸盤石中右一崖突而臨之崖下就石為池而溫泉匯焉其池與溪同峽而水不關溪流也崖石疊覆如累碁其下湊環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後倒覆之石兩片下墜而中劃如所謂試劍石水從片夾中淙淙下注此溫泉之源也孔之中水不甚熱正可著體但其上少一亭覆之不免風雨之

慮耳時池上有婦十餘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遍
覓之不得乃還浴池中三里隨山之西嘴抵黃坡轉北
一里過麓間溢水之上北三里乃入來時分歧處又西
北五里至矣比坡之麓促擔夫行以晚辭遂止

二十日晨起飯而登坡雨色復來平上二里峻上八里
抵嶺頭又平上四里稍下一里過芹菜塘復東上坡半
里而下半里過木廠又下二里過北下之峽又東上三
里至坡脊平行脊間一里至永安哨又東南半里踰嶺

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從之半里乃東越坡平
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飯從寺東下三里至赤土舖橋
其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盈江也一統志謂大盈之源出
自赤土其言不謬橋東復上半里有四五家當坡岫為
赤土舖東又上半里從嶺脊東南行一里有岐南去
為猛柳道余仍東南三里乃東下又十里止檄欖坡時
纔午雨時止時下遂止不前

二十一日平明起飯自檄欖坡東下五里抵龍川江西

岸過巡檢司即下度橋西岸峻若堵墻乃循岸北向疊級始達橋橋東有閣登之可眺江流天矯之勢又南向隨東岸行半里東向平上者一里餘始曲折峻上五里過茶房僧舍已無一人又峻上三里過竹筴鋪又上七里飯於小歇塲又上五里過太平鋪又平行入塲二里有水自北澗來涉之遂東上其上愈峻兩旁皆竹石深翳而風雨西來一天俱漫于是行雨浪中三里踰最高之嶺乃屢上屢下屢脊屢岫皆從密箐中行七里抵新

安哨兩三家夾嶺頭皆以劈籐竹為業時衣透寒甚就
其家燒薪烘之又二里抵分水關有五六家當關之東
就火炙衣貫燒酒飲四五盃乃行天色大霽路磴俱燦
乃知關名分水實分陰晴也于是東向下者八里始就
東行之脊又二里過蒲滿哨又平行嶺上東十五里宿
於磨盤石之盧姓家有小房五六處頗潔

二十二日平明飯而行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嶺
北之澗是嶺自蒲滿哨分支東突左右俱有深峽夾流

來時從南峽之上行至此墜北峽之口過涉北澗又越北嶺東突之嘴共一里而過八灣東向平行坡間十二里抵江則怒流奔騰勢倍於來時矣乃坐巨樹下待舟觀洪流洶湧渡者紛紜不啻從壁上觀也候久之渡而東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東行五里踰南下之嘴得一橋跨澗是為箐口于是渡澗入峽循澗南崖東向上二里過一碑即來時所見盤蛇谷碑也又東三里過一西來枯澗又二里南折而北乃踰其北突之嘴而東

遂東南漸上其峽遂曲折掩蔽始不能西見高黎貢峰
矣又南六里抵楊柳灣而飯乃踰南來之峽溯東來之
流上二里有橋跨澗西度從澗西溯箐上又一里為打
板箐有數十家當澗西又東北四里過平度之脊即從
冷水箐西度蒲縹又北過此夾蒲縹之水北出而入潞
江者也是日熱甚得一陰輒止而延颼數息樹邊不復
問之遠近矣過脊東下一里止落馬厰時纔下午以熱
甚擔夫不前也

二十三日平明從落馬廠東行三里踰東突之山嘴而南又一里有一菴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過石子哨始南下二里望有溫泉在東山下乃從歧東南下二里轉而北涉北流之澗又半里東從石山之嘴得溫泉焉其水溫而不熱渾而不澄然無氣焰可浴浴久之從澗東溯流二里抵蒲縹之東村

蒲人縹人乃永昌九壘中之二種

以擔夫不

肯前逗留久之乃東二里上坡五里迤邐上峰頭又平行嶺夾一里稍東下有亭橋跨峽間風雨大至而擔夫

尚後坐亭橋久之過午始行又東南上坡踰坡一重轉
而北又踰坡一重共六里過孔雀寺又東上坡五里直
躡東峰南突之頂此頂自北而南從此平墜度為峽一
崗西迤乃復起為崖度為蒲縹後山北去而夾蒲縹之
澗南去而盡扳枝花者也又東一里稍上復盤一南突
之巔漸轉而北二里有公館踞崗頭乃北下一里止於
冷水鋪箐時方下午以擔不能前遂止見邸榻旁有臥
而呻吟者乃前途為劫盜所傷還臥於此被劫之處去

此纔六里日纔過午盜即縱橫可畏也

二十四日雨復達旦但不甚大平明飯而行隨東行之
箐上其北坡三里循嘴北轉二里漸下一里下至坳即
昨被劫之商遇難處也其北叢山夾立穿其峽行三里
再過一東突之坡其水始北下隨之北二里下至坳窪
中乃東轉而上一里過坳子舖覓火把為芭蕉洞遊計
又東半里過崗頭窪池遂轉北下三里越一坡脊過窪
中匯水之崖崖石上挿而水蓄崖底四面俱峻水無從

出而甚渾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至芭蕉洞乃候火
於洞門擔夫摘洞口黑菓來啖此真覆盆子也其色紅
熟則黑而可食比前去時所驚黃果形同而色異其熟
亦異其功用當亦不同也

黃者非覆盆覆盆補腎變火
白為黑則為此果無疑

至燃炬入洞始北向即轉東下四丈餘至向所入昏黑
處即轉北向其下已平兩崖愈狹而愈高六七丈更寬
崇一柱中懸大如覆鐘擊之聲鉦鉦然其處不特此懸
石有聲即洞底頓足輒成應響蓋其下亦空也又入五

六丈兩崖石色有垂溜成白者以火燭之以手摩之石不潤而燥紋甚細而晶土人言二月間石發潤而紋愈皎茁謂之開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頗佳而志稱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更北路盡由西腋透隙入復小如門五丈有圓石三疊如幢蓋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級累之者從其下復轉而北其中復穹然宏聳又五六丈西北路盡洞分兩岐一南上環為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為墜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竇不多宛轉

而底平不污故游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處則更令人恍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北轉處今已通明見直東又一岐入有柱中間之以餘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從洞門外以餘炬入探西崖間小竇其竇北向懸壁間門甚隘中亦狹而深有氣撲人乃舍之出洞下百餘步抵坑峽下觀水洞水洞者即此洞之下層也雖懸數丈寔當一所前中入有聲已知其下皆空矣洞前亦東向稍入曲而自北來與上洞同一格但水溢

其中不能進也由此東折而北一里抵臥獅窩村飯於
村婦家北三里過一村即東上堤為大海子隨海子南
堤東行二里下堤又東一里為沙河橋其橋五輦名衆
安橋越橋東即從岐西北循山行二里過胡家坟為正
統間指揮使胡琛墓墓有穹碑為王學士英所撰又一
碑乃其子名誌者則王翰時撰之坟與吾家梧塍之壠文
翰規制頗相似其額蕪亦相似也其一時崇尚窮微薄
海萬里同風至荆棘銅駝又曠代無異可慨也更循山

而北一里上一東盤之嘴于是循崗盤壠甃石引槽分
九龍池之水南環坡畔以潤東塢之畦路隨槽堤而北
遇有峽東出處則甃石架空渡水人與水俱行橋上而
橋下之峽反洄也自是竹樹扶疎菓塢聯絡又三里抵
龍泉門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山環寺出有澄塘滙其
下是為九龍池由東堤行見山城圍繞間一泓清涵空
人心目池北有亭閣臨波迎嵐掬翠激灑生輝有坐堤
垂釣者得細魚如指亦有就蔭賣漿者惜擔夫急於稅

駕遂同入城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憩會真樓而崔君亦至

二十五日曉霽崔君來候余食同入市買琥珀綠虫又有願生者崔之友也導往碾玉家欲碾翠生石印池盃子不遇期明晨至

二十六日崔願同碾玉者來以翠生石界之二印池一盃子碾價一兩五錢蓋工價踰於買價矣以石重不便於行故強就之時囊中無銀以麗江銀盃一隻界願生

易書刀三十柄餘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攜酒肴酌於北樓抵晚乃散

二十七日坐會真樓作紀

二十八日花工以解石來示

二十九日坐會真樓上午往叩閃知愿將取其所留翰扎碑帖閃辭以明日還過潘蓮華家將入晤遇雞足安仁師與丘生同行萬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予寓坐久之予亦隨訪其寓下午乃還

三十日晨飡後往拜潘即造閃知愿猶不出延入西亭
相晤余以安仁遠來其素行不凡且賚有麗江雲邁全
集來并求收覽閃公頷之予乃出

六月初一日憩會真樓

初二日出東門度吊橋遂隨之東行田塍中十里至河
中村有石橋北來之水分而為二一由橋東南注一遶
村西南曲越橋東一里其地中窪而沮洳又一里越崗
而東半里抵東山之麓由岐東北二里過大官廟上山

曲折甚峻二里半至哀牢寺寺西南向其上崖勢層疊而起即哀牢山也飯於寺由寺後沿上一里轉北行頂崖西半里轉東行頂崖北一里轉南行頂崖東頂崖者石屏高插峰頭南北起兩角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履並列中隔寸許而水皆滿而不溢其深尺餘所謂金井也今有樹碑其上者大書為玉泉按玉泉在山下大官廟前亦兩孔而中出比目魚此金井則在山頂有上下之別而碑者願溷之何也又一碑樹北

頂惡哀牢舊名易為安樂焉益無徵矣南一里至頂南
一里東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處石崖層疊蓋西北與
哀牢寺平對俱沿崖而倚者也又南下一里為西來大
路有茅菴三間倚路旁為茶菴由此東向循峽而入五
里過一坳東一里度中窪之宕從嶺上二里盤北突之
嘴其北峽底頗見田形于是東南下二里越一峽而東
一里東上岡又里餘踰坳南行東上岡始望見南壑中
窪其南有峰危聳中立即筆架山之北峯也其峰在郡

城東南三十里外西自郡城望之四頂分尖北自此山
臨之祇見北垂一峰如天柱從岡上東盤北峯三里降
而下窪一里從西稍降始見東山漸豁山岡向東南下
始聞水聲復西南下坑其下有田塍當坑底焉已暮欲
投之宿乃西南下一里及坑底渡小水復西南半里投
宿村家暮雨適來

初三日雨不止飯而登途稍霽復南下坑底半里渡坑
澗東南上坡一里得北來大路隨之南行岡脊三里其

岡在垂塢中遂隨之下一里南行塢中又一里踰一小
岫又一里稍下沿塢東行其塢始豁而南向去水從其
西南瀕筆架山之北岡亦隨之南折一里踰一小岡而
下即閃墓之虎砂也北望有塋當中坡之嘴乃涉壑而
登之即閃太史夫人馬氏之塚從墓東半里踰小水抵
閃莊莊房當村廬之西時守者他出止幼童在余待久
之遂從村東問所謂落水坑者其言或遠或近不可方
物有指在東北隅者趨之踰岡脊而北二里得一中窪

之潭有水嵌其底而四面皆高周迴大百畝而水無從出從窪上循其北而東上坡又里餘其嶺從北而亘南東南接天生橋者為閃莊東障之山余時不知其為天生橋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閃莊正東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勝然已從土人之指而踰其北矣遇二人詢之無解語者遂從東嶺西南下仍抵窪潭之東得南趨之道乃隨之循東嶺而南二里見有峽東自屏山下陷處出峽中無水而聞水聲甚沸乃下

見有水西自壑底反東向騰躍而不見下流所出心竒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峽遵北嶺東入二里抵下陷處則石崖駢列中夾平底半里峽分兩歧一北向入者峽壁雙駢而底甚平中無滴水如抉塹而入而竟無路影一南向入者東壁甚雄峽底稍隆起而水與路影亦俱絕路則直東躡嶺而上予意在窮崖不在陟岵乃先趨北向峽中底平若嵌中俱茅塞一里再轉南向峽中披茅而入半里東崖突聳路輒緣西崖上俯瞰峽中其南

忽平墜而下深嵌數丈東崖突聳之下有洞岬然西向而闢於坑底路從西崖陡下坑中遂莽而入洞洞門高數丈濶丈餘水痕尚濕乃自外入洞中者時雨甫過坑源不長已涸而無流入洞二丈中忽闇然下墜其深不測以石塊擲之久而蹙然若數十丈不止然有聲如止洞底有深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洞不盡水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夾不知窮極然或高或窪底亦無有平準乃從舊路北出半里復從大路行峽底半里復隨

北嶺小徑二里西抵聞水聲處其坡在閃墓正東二里
踰橫峽而南有寨數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總道
大道自山窠走天生橋出枯柯順寧即從此寨沿南嶺
而入者予時尚不知所入嶺即天生橋也惟亟西下絕
壑視西來騰躍之水一里抵壑之懸絕處則水忽透石
穴下墜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從西來搗空投隙而赴
之當亦東合天生橋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莊西北嶺
岫諸水環閃墓閃岡之前又東盤嘴始北曲而東入於

此此所謂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謂近者余求之而不
得不意過而過之時已過午遂南越一岡又西下一里
仍南渡其水曲復西踰坡一里再至閃莊令顧奴淪水
殮飯既畢其守者一人歸詢所謂天生橋落水洞之道
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所遇者為本塢之水大
者遠在東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經為合郡近城
諸流又知天生橋非橋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潛行而路
乃踰山陟之其山即在正東三里外余隨其指先正東

尋天生橋二里至橫峽南嶺之寨將由大路入再執土
人問之始知前平底峽中東上之坡為天生橋踰之即
為枯柯者余乃不復入將南趨落水寨一老人頗解事
知予志在山水曰是將求落水洞非求落水寨者此洞
非予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後迴則迂折多矣遂引余
從寨之後東踰嶺莽蒼無路姑隨之行二里越嶺東下
即見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後破石門東出盤曲北來至
此嶺東麓即搗入峽峽東即屏山下陷之南峰與所踰

之嶺夾成南北峽水從南入峽懸溜數丈滙為潭東崖
忽迸而為門高十餘丈濶僅數尺西向峙潭上水從潭
中東搗而入之崆峒不知作何狀也從西崖又緣崖石而北
見峽中水雖東入而峽猶北通當即旱峽南或高或窪
南出之峽由此亦可北趨西向旱洞固知兩洞南北各
峙而洞在一峽中第北無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當
無不通故前投石有水聲而上以橋名也從西崖俯瞰
久之仍轉南出土老翁欲止予宿余謂日尚早遂別之

遵南路可以達郡惟此處猶不得道蓋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峽門即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嶺盤筆架山之南即郡中通枯柯大道余乃西從之沿坡陟塢八里抵西坡下其山北盤為壑而南臨下嵌之澗又西盤西峯南嚙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峰頭二里予以為此筆架南峯矣而孰知尚東出之支也其西復下墜為坑與筆架猶隔一塢乃下涉其坑一里越坑西上始為筆架南垂有數十家倚南崖而居是為山窠當從投

宿而路從樹底行不辨居址扳樹叢而上一里遂出村
居之後意西路可折而轉既抵西復無還岐竟遵大路
西北馳二里餘下涉一澗復西北上一坡二里越坡復
下而涉澗共三里又上踰一坡西平向下二里出峽門
已暮從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渡一溪橋又西北從岐
踰坡竟失路躑躅二里餘乃得一寨於坡間是為小寨
叩居人遂停行李於側與牛圈為隣出橐中少米為粥
以飧而臥

初四日其家插秧忙甚竟不為炊余知之即空腹行以
為去城當不及三十里也及西行復逾坡兩重共八里
有廬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見郡南川子隨坡西向平下
五里越一西下小峽又上一西突之岡始逼近西川下
瞰川中之水從坡西南環波脚東南抱流而入峽坡之
南有堰障之此即清水關沙河諸水合流而東南至此
將入峽東向而入落水寨者也于是東北一里餘下至
坡麓循嘴北轉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陸間二里餘

西及大溪有巨木橋橫其上西渡之西北復行川間屢
過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東南隅度一小橋由城
南西向行一里半入南門始索麵及饅頭於市而飽食
焉下午返會真樓

初五初六日憩會真樓

初七日閃知愿來顧

初八日知愿餽猪羊肉并酒米甚腆

初九日閃太史招遊馬園園在龍泉門外期余晨往予

先從法明寺過新建太翁祠祠尚未落成倚山東向其

南即方忠愍公祠

名政征麓川
死於江上者

亦東向正室三楹俱守

者棲止於其中兩廡祀同難者俱傾倒像露坐焉出祠
南出龍泉由池東堤上抵池南即折而西入峽半里園
臨峽西坡上與龍泉寺相並園之北即峽底也西自九
龍山後環夾而來有小水從峽東出僅如線而園中則
陂池層匯北一池其地更高水從其底泛珠上溢其池
淺而水獨澄映有光從此遂潺潺瀉外池外池中滿芟

荷東岸舊有菜根亭乃馬玉麓所建者併中諸榭俱傾
圮太史公新得而經始之建一亭於外池南岸北向臨
流隔池則龍泉寺之殿閣參差岡其上浮屠倒浸波中
而陂池罨映泉源沸漾更竒也蓋後峽環夾甚深其水
本大及至峽口此園當之峽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
地中故溪流如線而從地旁溢如此池與九龍池其滔
滔不舍者即後峽溪中之流也余至太史已招其弟知
愿相待先同觀後池溢泉遂飯於池南新亭開宴亭中

竟日洗盞更酌抵暮乃散

初十日馬元中劉北有相繼而來皆不遇余往玉工家也隨答拜馬元中并拜俞禹錫二君皆沈太翁之婿前於知愿席相會而未及拜禹錫原籍蘇州其祖諱彥中辛丑進士

中時猶李時彥後復姓俞名彥

移居金陵大功坊後其祖

父年俱壯閔太翁寓金陵時欲移家南來遂以季女字俞前年太翁沒俞來就婚擬明春偕返云時禹錫不在遂返會真

十一日禹錫招宴候馬元中併其內叔閃孩識孩心同
飲約同遊臥佛

十二日禹錫饋兼金下午元中移酌會真樓拉禹錫同
至雷風大作既暮乃別

十三日禹錫以他事不及往臥佛予獨行東循太保山
麓半里出仁壽門門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隨山西疊
而上與龍泉同出城卽有深澗從西山懸坑而下卽太
保山頂城後度脊所分之水也踰橋循西山直北半里

有岐東北行平川中為紙房村間道其循山直北者乃逾嶺而西向清蒿壩通乾海子者予乃由間道二里北過紙房村又東一里出大道始為拱北門直向臥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東出小澗其北有廟踞岡頭乃離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尚在板橋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過一廟在路之西其西有巨廟倚西山村落倚之所謂紅廟村也又北八里有一澗自西山東出踰之而北為郎義村村廬聯絡夾道甚長二里村始盡緣村

西轉有水自北堰中來即龍王塘之下流也溯流沿波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門東向列路旁其北即深澗緣坡下乃由卷門西入緣南坡俯北澗西入半里聞壑北水聲甚沸其中深木叢箐掩蔽上下而路乃緣壑北轉不半里穿門北上則龍王祠巍然東向列其前與左皆盤壑蒙茸泉聲沸鳴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東向而墜坑其北坑中又有水瀉樹根而出亦墜坑同去其下懸墜甚深而藤蘿垂蔓予披蔓涉壑

求之抵下峽則隔於上凌上峽則隔於下盡叢枝懸空
密蔓疊幙咫尺不能窺惟沸聲震耳而已乃從棘蔓中
扳西北崖而上望雙岩上倚山頂謂此有路可達宛轉
上下終不可得乃返殿前飯而仍在卷門遂北下度澗
橋見橋北有岐緣澗西入而山頂雙岩正峙其西余從
之始緣澗北半里遂登坡西上直上者三里抵雙岩之
下路乃凌北岩之東逾岫而西北去余瞰支峰東北垂
意臥佛當在其西北峰下遂西北逾支峯下坑盤峽遵

北坡東行二里見有路自北坡東來復西北盤嶺上疑
以為此臥佛路當從下行不登山也欲東下其人言東
下皆坑崖莫可行須仍轉而南予從之二里隨前東來
之路下坡二里從坡麓得一村村之前即沿麓北行之
大道也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則臥佛寺環西谷
中而谷前大路則西北上坡矣入谷即有池一圍當寺
前其大不及九龍池而迴合更緊池東有一亭縮谷口
由池北沿池入池盡其西有官房三楹臨其上北楹之

下泉汨汨從砌石間溢入池中池甚清淺官房之西歷砌上即寺門也亦東向臨之其內高甍倚岩門為三卷亦東向卷中不楹而磚亦橫鞏如橋卷外為簷以瓦覆石連屬於洞門之上壁洞與鞏連為一室鞏高而洞低鞏不掩洞則此中之竒也其洞高丈餘而深入者二丈橫濶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盡處北有門下嵌而入南有臺高四尺其上剜而入臺如胡床橫列而剜有石像像曲肱臥臺上長三丈頭北而足南蓋此洞橫濶止

三文北一文嵌為內洞之門南二文猶不足以容之自
漆以下則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昔乃天成者自鎮
守內官鞏其前軒又加斧琢而貼之金今則宛然塑像
失其真矣內洞門內西北隅透壁入門凹而下其內漸
高以覓炬未入時鞏殿有攜酒三四生挾妓呼僧團飲
其中予姑出殿從北廡廂樓下覓睡處且買米而炊焉
北廡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其門而南向於
正殿之北隅其中則像山神護法者是夜臥寺中月明

而興頗索

十四日早飯於僧舍覓火炬入內洞初由洞門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深數丈稍分歧輒窮仍出從門內南向覓旁竇而上入二丈亦窮而出笑此洞之易窮有童子語於門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早暗中入幾墜危竇若穿洞而上須從南不可從北也予異其言乃益覓炬再入從南向旁竇得一小穴反東向上其穴圓如甌既上其穴豎而起亦圓如井從井中扳南崖則高而滑不

可上乃出取板椳為梯以升既上其口如井欄上隙橫
於井口之西復盤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則有峽東西橫
峙北向出峽則淵然下墜其深不可覩無級可梯故從
其東透層穴而上南向向下峽丈餘有洞仍西向入其下
甚平高三四丈濶約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為岐而
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奇在南穿甑穴層上井
口而復得直入之洞蓋一洞而分內外兩重又分上下
兩重又分南北兩重始覺其奇甚也既出仍從池左至

谷口大路余時欲東訪金雞溫泉當截大川東南向板橋姑隨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見其路愈西上乃折而東從旁歧下坡一里其麓有一村從此由田塍隨小溪東南行二里度橋木平橋由溪東岸又東半里過一屯遂從田塍中小徑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復南就一小水隨之東下遂無路莽蒼行草畦間東南一里半始得北來小路隨之南又得西來大路循之又有溪自北而南有大木橋架其上度橋東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

合東折於板橋之南馬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橋街之中由街稍南過一小橋即沿小溪東上半里越溪上梗東南行二里漸逼東山過一村有小溪自東北流西南涉之從溪東岸東南二里直逼東山下復有村倚之從村南東向入有小春踞岡上岡之東即有澗自古鼓山北峽來遶岡南西去有亭橋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徑即由北脊入峽盤岡東下遂溯溪岸東行一里有小橋平跨溪上乃南度之東上坡一里至金雞村其

村居廬甚盛當木鼓山之東南麓村東有泉二池
出石穴中一溫一寒居人引溫者滙於街中為池上覆
以屋又有正屋三楹臨池之南庭中紫薇二大樹甚艷
前有門若公館然乃市酒食飯於市而後浴於池池四
旁石甃水止而不甚流亦不甚熱不甚清尚在永平溫
泉之下而有館有門則同也從村後東南循峽上嶺數
里有金雞村從村後直東上木鼓西南峯二十里有新
建寶頂寺予俱不及登從村西南下三里北折度亭橋

北隨溪西南行滕中五里西值大溪溪東有村傍之乃
稍溯之北度大木橋而西行滕中又四里至見龍里其
南有報功祠甚巨西向而祠樓則南面入其中祠空而
樓亦空樓上止文昌一座當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遠
諸公神位覓之不得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門又二里
而返會真令人往訊安仁已西往騰越矣

十五日憩會真樓

十六日憩會真樓往晤閃知愿還拜劉北有留飯即同

往太保山麓書館花木叢深頗覺幽閒久之雨過濛濛
知愿送南園錄并永昌志即留館中劉北有留予遷寓
其內余屢辭之至是見其幽雅許之以明日劉以鑰匙
付余劉將赴省闈乃別還會真

十七日閃知愿候宴其兄太史及其族叔孩識在馬深
夜乃別

十八日遷館於山麓西南打索街即劉北有書館也其
館外有賃居者以日用器進亦劉命也予獨坐館中為

抄南園漫錄既而馬元中又覓續錄至余因先抄續錄

且乘雨折庭中花上花挿木毬腰孔間輒活蓋亦吐花

花上花者葉與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紅一朵四瓣
從心中抽出盃其上殷紅而開甚久自春至秋猶開又

以杜鵑魚子蘭

蘭如真珠蘭而無蔓莖短葉圓有光抽
穗細黃子叢其上如魚子不開而落幽

韻同 小山茶分植其孔無不活者既午俞禹錫雨中來

看且攜食貫酒贈予詩有下喬之句

謂會真樓高爽可
收一川陰晴也

予答以幽栖解嘲五律

謂便於
抄書也

二十日抄書麓館

二十一日孩識來頤

二十二日抄書麓館

二十三日晨大雨稍霽還拜孩識并謝劉北有下午赴孩識之招閃俞俱同宴深夜乃別

二十四日絕糧知劉北有將赴省闈欲酌招余余乃作書告之窘狀

二十五日新添兵術士挾一劉姓者至招遊九龍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劉攜酌不至予返寓抄書北隣花紅正

熟枝壓牆南紅艷可愛摘而食之以當井李

此間花紅結子甚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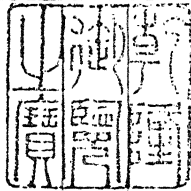
生青熟紅不似吾鄉熟輒黃也余鄉無紅色者花紅之名惟此地相稱耳

下午劉以四品素

肴饋劉北有以斗米牛肉饋

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俱抄書麓館俱有雨時作時止

無一日晴也



徐霞客遊記卷十一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徐霞客遊記卷十一
下至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銓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陳宋賦

欽定四庫全書

徐霞客遊記卷十一下

明 徐宏祖 撰

西南遊日記二十

雲南

七月初一日至初三日抄書麓館亦無竟日之晴先是
俞禹錫有僕還鄉請為予帶家報予念浮沉之身恐家
人已認為無定河邊物若書至家中知身尚在又恐身
反不在也乃作書辭之至是晚間不得眠仍作一書擬

明日寄之

初四日送所寄家書至俞館而俞往南城吳氏園余將返其童子道子同往過南關而西一里從南城北入其園有池有橋有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昆仲二人一見即留酌亭中薄暮與禹錫同別主人即吳麟徵之子新

從四川父任歸者

麟徵以鄉荐初作教昆陵陞南部故與俞遇今任四川建昌道矣

初五日又絕糧余作書寄潘蓮華復省中吳方生

潘父子以

初八日赴公車

且向潘索糧不及待往拜吳氏昆仲不遇即乘

便出龍泉門為乾海子之遊由九龍池左循北坡西向
上一里出寺後南瞰峽中馬家園即前日閃太史宴余
其中者昔為馬業今售閃氏矣從此益西向上一里瞰
其北峽乃太保新城所環其上者其西即寶蓋山之頂
今循其南岡而上也又迤邐上者三里始隨南峽盤坡
入二里路北之樹森鬱而上路南之樹森鬱而下各有
莊舍於其中北為薛莊南為馬莊樹皆梨柿諸果子夙
聞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囑余往遊且云家兄已相候

久矣至是問主人已歸城時日甫上午遂從其後趨乾海子道其處峯稍南曲其下峽中有深澗自西北環夾東出水聲驟沸即馬家園縮九龍南塢之上流也此處騰湧澗中外至塢口遂伏流不見南溢而下泛者為馬園內池北溢而下汎者為九龍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循澗北崖盤坡入一里北折入峽二里稍下就澗行其處東西崖石夾峙水騰躍其中路隨之而上蓋已披寶蓋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東或涉水中

而上北五里漸西其溪分兩道來由其中躡嶺西北上始望見由此而北分峽東下者為寶蓋山之脊又東下而為太保由此而南分峽東下者為九龍南山之脊又東下為九龍岡此其中垂之短支從之迤邐上五里始越其脊下瞰脊西有峽下遠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即沙河之上流也其西又有山一重橫夾之乃為南下牛角關之脊而此脊猶東向之旁枝也循北崖西行三里餘始西南墜壑下下三里始抵溪之東岸兩崖夾溪之

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層疊騰湧而蒙箐籠罩之
如玉龍踴躍於青絲步障中志所謂溜鐘灘豈即此耶
路緣東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間
水乳滴瀝如貫珠下出復北溯溪三里有木橋跨西度
其西上嶺遂與沙河上流別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
低南北皆高南即牛角關之脉北高處為虎坡乃從西
北度脉而來者路逆溯之循北嶺東坡而上又二里從
嶺北西向穿岫是為虎坡此坡由北冲東蒲蠻寨嶺度

脊西南下遠為北冲南峯南向逶迤東墜沙河之源西
環乾海之塢南過此嶺稍伏而南聳牛角關又伏而度
脉分支西北掉尾者為蒲縹西嶺正支東峙松子山遶
石回東而南盡於姚關者也過岫西即有坑西墜路循
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行峽中溯流躡澗三里再逾嶺
又三里出嶺西始見西南下壑稍開有西峽自北而南
與南峽合而西去有茅數龕嵌峽底曰鑼鼓寨于是盤
東坡北向轉溯西峽上行西峽有山自北岫分支南亘

環於東界之西路由其中直披北坳而入三里涉北來
小水遂西盤其坳脊二里出峽南其西南盤壑復下開
而路乃北向躡嶺曲折西北盤之而升三里登嶺頭遙
望數十家倚西亘橫峰下即大寨也乃西南盤層壑之
上二里越岡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塢間涉北來小峽
又西上半里是為大寨所居皆茅但不架欄其俗皆勤
苦墾山五更輒起昏黑乃歸所墾皆磽瘠之地僅種燕
麥高麥而已無稻田也予初買米裝貯為入山之具而

頤僕竟不之攜至是寨中俱不稻食煮大麥為飯余強
噉之而臥

初六日天色陰沉飯麥由大寨後西涉一小峽即西上
坡半里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東之峽駢束如門門
以內水猶南流而坡峽俱平遂行峽中又北一里有岐
逾西山之脊為瑪瑙坡道予時欲窮乾海子從峽中直
北行徑漸翳水漸縮一里峽中累累為環珠小阜即度
脉而為南亘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過北即有坑北下

由坑東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見西壑下嵌中圓如圍
城而底甚平即乾海子矣路從東山西向環海子之北
一里乃趨峽下東山即虎坡大脊之脉有歧東向踰脊
為新開青江埧道入郡為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即
有泉一圓在北麓間水淙淙由此成流出其東西麓間
俱有茅倚坡臨海而居而西坡為盛又半里循麓而入
西麓之茅其廬俱橫重木於前出入皆踰之其人皆不
解漢語見人輒去廬側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

子大千畝中皆蕪草青青下乃草土浮結而成者亦有
溪流貫其間第不可耕藝以其土不貯水行者足撼之
數丈內俱動牛馬之就水草者祇可在涯涘間當其中
央駐久輒陷不能起故居廬亦俱瀕其四圍祇墾坡種
麥而竟無就水為稻畦者其東南有峽乃兩山環湊而
成水從此洩路亦從此達瑪瑙山然不能徑海中央而
渡必由西南沿坡灣去于是倚西崖南行一里有澄池
一圓在西崖下蕪海中其大徑丈餘而圓如鏡澄瑩甚

深亦謂之龍潭在平蕪中而獨不為蕪翳又南一里過西南隅茅舍其廬亦多有路西北踰山云通後山去不知何所其南轉腋間有水從石崖下出流為小溪東注予初狎之欲從蕪間涉此水近水而蕪土交陷四旁搖動遂復迂陟西灣盤石崖之上乃倚南山東向行一里有岐自東峽上南踰山脊為新開道由此而出瀾泥壩者余乃隨坡而下東峽半里則峽中橫木為橋其下水淙淙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破壁南墜峽甚逼仄故一

木航之此水口之最為滌結者度橫木東復上坡半里
陟其東岡由脊上東南行還顧海子之窩嵌其西北出
峽之水墜其西南其下東南塢中平墜甚深中夾為箐
叢木重翳而轟崖倒峽之聲不絕其前則東西兩界山
又伸臂交舒闊峽南去海子峽橋之水屢懸崖瀉箐中
南下西轉而出羅明壩焉于是循東山瞰西峽東南行
一里轉而南下一里有路踰東嶺來隨西南下坡半里
忽一廬踞坡西向而居其廬雖茅蓋而簷高牖爽植木

環之入而問其地則瑪瑙山也一主人衣冠而出揖而肅容則馬元康也余夙知有瑪瑙山以為杖屐所經亦可一寓目而不知為馬氏之居馬元中曾為余言其兄之待余余以為即九隆後之馬家莊而不知有瑪瑙山之舍元康一見即諦視曰即徐先生耶問何以知之曰五弟言之余望之久矣蓋元中應試省中先以書囑元康者乃瑪瑙山非九隆後之馬家莊也元康即為投轄殺雞為黍見其二子深山杳靄之中疑無人跡而有此知

已其遇仙耶其夢寐耶下午從廬西下坡峽中一里轉
北下臨峽流上多危崖籐樹倒卷鑿崖迸石則瑪瑙嵌
其中焉色有白有紅皆不甚大僅如拳此其蔓也隨之
深入間得結瓜之處大如升圓如毬中懸其宕而不粘
於石宕中有水養之其精瑩堅緻異於常蔓此瑪瑙之
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積而市於人者皆鑿蔓所得也其
大而堅者價每斤二錢更碎是山從海子峽口橋東南
而次者每斤價一錢而已環而下此其西掉而北向處即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峽

口下流懸級為三瀑布皆在深箐危崖間雖相距咫尺但聞其聲而樹石擁蔽不能見其形况可至其處耶坐瑪瑙崖洞間有覆若堂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幹虬枝倒交橫絡但有氤氳之氣已無斧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鑿崖工人停槌而垂箐覓樹蛾一筐乃筒之生於木上者其色黃白較木耳則有莖枝較難變則非土而木以是為異物也 且謂余曰箐中三瀑以最北者為勝為崖崩路絕俱不得行當令僕人停鑿芟道異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復上坡至其

廬前乃指點四山審其形勢元康淪茗命醴備極山家
清供視隔宵飯糲口不謂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雨與元康為橘中之樂棋子出雲南以永昌者
為上而久未見敵手元康為此中巨擘能以雙先讓余
遂對壘者竟日

初八日晨飯欲別而雨復至主人復投轄佈枰下午雨
霽同其次君從廬右瞰溪懸樹下一里得古洞乃舊鑿
瑪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濶三尺以巨木為橋圈支架

於下若橋梁之鞏間尺餘輒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壓者上透為明洞余不入而下仍懸樹一里墜澗底其奔湧之勢甚急而掛瀑處俱在其上下峽中各不得達仍扳枝上所扳之枝皆結異形怪果苔衣霧鬚茸於上仍二里還廬舍元康更命其僕執爰前驅令次君督率之從來路上二里抵峽口橋東岡墜崖斬箐鑿級而下一里憑空及底則峽中之水倒側下墜兩崖緊束之其勢甚壯黔中白水之傾瀉無此之深騰陽滴水

之懸注無此之巨勢既高遠峽復逼仄盪激怒狂非復
常性散為碎沫倒噴滿壑雖在數十丈之上猶霏霏珠
捲霏集真中之瀑當以此為第一惜懸之九天蔽之九
淵千百年莫之一睹予非元馬之力雖過此無以寓目
也返元康廬挑燈夜酌復為余言此中幽勝其前峽下
五里有峽底橋過之隨峽南出有水簾洞溯峽北入即
三瀑之下層而水簾尤奇但路閔難覓明晨須同往探
之此近勝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挿天倚雪山之東人

跡莫到中夜聞鼓樂聲土人謂之鬼城此遠勝也上江之東瑪瑙之北山環谷迸中有懸崖峯巒倒拔石洞崕岬是曰松坡而家庄在馬叔父玉麓構閣青蓮在石之阿今已云亡而季叔父大麓於此栖遲一日當聯騎而往此中道之勝也余聞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聞此奇也地主山靈一時濟美中夜喜而不寐

初九日晨起欲為上江之游元康有二騎一往西山未

歸欲俟明日同行余謂游不必騎亦不必同惟指示之
功勝於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慮
其騎也元康固留予曰俟返途過此當再為一日停乃
飯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為水簾洞導于是西下者五
里及峽底始與峽口橋下下流遇蓋歷三瀑而北迂四
窠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橋跨其上度橋西北
盤右嶺之嘴為爛泥填道從橋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
衍有水一塘滙崗頭數十家倚南山而居為新安哨與

右嶺盤坡之道隔峽相對也水簾洞在橋西南峽底倚
右嶺之麓幽閔深阻絕無人行初隨流覽之傍右嶺西
南行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漸且出峽當前坳尖山
之隩矣乃復轉迴環遍索得之絕壁下其去峽底橋不
一里也但無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臨溪流削
壁層累而上高數丈其上洞門崿岬重覆疊級雖不甚
深而中皆旁通側透若飛甍複閣簷牖相仍有水散流
於外垂簷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懸自洞中觀之

若簾之外幕水簾之名最為宛肖洞石皆楞柱綢繆纓
幡垂颺雖淺而得玲瓏之致但旁無側道可上必由垂
簷疊覆之級冒溜衝波以施扳躋若從其側架梯連棧
穿腋入洞以睇簾之外垂祇中觀其飛洒而不外受其
淋漓勝更十倍也崖間有懸幹虬枝為水所淋漓者其
外皆結膚為石蓋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即片葉絲柯皆
隨形逐影如雪之凝如水之裹小大成象中邊不嵌此
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勻且肖者予於左腋洞外得

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長丈餘其中樹幹已腐而石膚之
結於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無節擊之聲
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斷其三尺携之下并取枝葉之稠
繆凝結者藏其中蓋枝細葉薄易於損傷而筒厚可借
以相護携之甚便也水簾西有一旱岩深亦止丈餘而
穹覆危崖之下結體垂象紛若贅旒細若刻絲攢冰鏤
玉千萼並頭萬蓋攢穎有大僅如掌而笋乳糾纏不下
千百者真刻楮雕棘所不能及余欲擊取而無由適馬

郎攜斧至借而擊之以衣下承得數枚取其不損者二枚并石樹之筒托馬郎攜歸瑪瑙山俟還取之遂仍出橋右與馬郎別乃循右坡西上里餘隔溪瞰新安哨而行大雨忽來少憩樹下又一里盤右坡之嘴轉而北行蓋右坡自四窠崖頡頏西來至此下墜而崖石遂出有若芙蓉簇萼空中有若綉屏疊錦崖畔不一其態北盤三里又隨灣西轉一里又北盤其萼于是北向下峽中二里餘塢底有峽自東北來遂同盤為窪而西北出

路乃挾西坡之麓隨之西轉其中沮洳踔陷深潭豈爛泥壩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東坡平行西瞰墜壑下環中有村廬一所為爛泥壩村路從其後分為二岐一西向下塢為上江道一北向盤坡為松坡道余取道松坡又直北一里挾東坡北嘴盤之東行半里越西峽而西北上一里盤其東突之崖又一里踰其北亘之脊由脊東北向隨坡一里路又分歧為二一直北隨脊平行者橫松株阻絕以斷人行一轉東入腋者余姑隨

之一里其坡東垂為脊脊間路復兩分一踰脊北去一
隨脊東南下予乃傍之南下二里徑漸小而翳疑非通
路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訊之知去松坡不
遠乃西轉就峽平行里餘出峽口其西壑西開又西下
里餘有村廬當中窩而居村中巨廬楊氏在北馬氏在
南乃南趨之一翁方中藜杖出迎為馬太麓元康長郎
先已經此為言及翁訝元康不同來予為道前意翁方
鑄茗而山雨大至俟其霽下午乃東躡坡上青蓮閣閣

不大在石崖之下玉麓先生栖真處太麓招一僧止
其中余甫至太麓即攜酒授餐遂不及覽崖間諸勝太
麓年高有道氣二子長讀書郡城

真

次隨侍山中為予

言其處多岩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處但路未開闢當
披荆入之地當山之翠微深崖墜壑尚在其下不覺其
為幽悶亂峰小岫初環於上不覺其為孤高蓋崇山西
北之支分為雙臂中環此窩南夾為門水從中出而高
黎貢山又外障之真栖遊勝地買山而隱無過於此惟

峽中無田米從麓上尚數里也

初十日晨起霽色可挹遂由閣東竹塢遠石崖之左登其上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擎空四面壁立而南突為岩其下嵌入厓頂平展如臺岡脊以北來環其後斷而復起其斷處亦環為峽遠崖左右而流泉灑之種竹峽中嵐翠掩映道從之登昔玉麓梅殿三楹在頂塑像未竟止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復下青蓮閣從閣側南透崖下其岩忽縑雲罨幙亭亭上覆而下臨復跼然無

地轉其西岩亦如之第引水環流其前而斷北通之隘致下岩與上臺分為兩截余謂不若通北隘斷東路使青蓮閣中道由前岩之下從西北轉達於後峽仍自後峽上崖臺庶漸入佳境不分兩岐也既而太麓翁策杖攜晨食至食畢余以天色漸霽急於石城游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予以歸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邊已晚不必渡可覓土官早龍江家投宿彼自為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夷寨無可通語者余識之遂行仍西南下至廬

側渡塢中南出之水共西一里上循西坡北向行一里
轉而披其西峽半里踰脊西下一里下至壑中其處忽
盤窩夾谷自東北而透西南之門路循其南坡西行一
里涉峽中小水同透門出乃西南隨坡下三里復盤坡
西轉望見南塢中間下始有田有路從東南合即爛泥
坵北來道也坡西南麓有數家倚坡南向是為某某仍
下坡一里從村右度小橋是坡左右俱有小水從北峽
來而村懸其中又西北開一峽其水較大亦東來合之

會同南去由是望其西北而趨一里踰坡入之又渡一
東北來小水即循北坡溯澗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塢中
澗復西北上澗西之山又隨其支峽入二里再上盤西
突之坡坡西有壑中盤由壑之北崖半里環陟其西脊
約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峽中一里有枯峽自
北而來橫陟之循北嶺之坡西行一里聞水聲淙淙數
家倚西坡是為打郎入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峽西
壑東北亦有路踰嶺此亦通府之道獨西北乃山之環

脊無通途也乃隨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盤西山南嘴而西其前有路自峽底來合則東來正道也于是倚北崖西行西峽之上峽南盤壑屢開而水仍西注峽北西垂漸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時上午暑甚余擇蔭臥石半晌乃西北下坡半里有澗自東來其水淙淙成流越之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飯於坡間又西北二里越西崗下其間坑塹旁午坡陀間錯木樹森羅二里路岐為兩一西南一西北予未知所從從西北者已而後一人至

曰西南為猛賴渡江徑道此西北道乃曲而從猛淋者
予欲轉其人曰既來一里不必轉即從猛淋往可也乃
西北隨峽稍下二里有聚落倚東坡臨北壑是為猛淋
此乃打郎西山南下西轉掉尾而北環為此壑其壑北
向頗豁遙望有巨山在北橫亘西下此北冲後山夾溪
西行而盡於猛賴溪北王尚書寨嶺者也壑中水當北
下北冲西溪其人指予從猛淋村後西南踰嶺行一里
陟嶺頭踰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西來合稍東

下度一小橋乃轉西南越坡二里則坡南大溪自東而西向注有路亦自溪北西來其路則沿波而上予所由路則墜崖而下于是合而西向半里沿崖半線路行其崖峭石凌空下臨絕壑其下奔流破峽倒影無地而路緣其間嵌壁而行半里稍下離崖足迴眺北崖上挿猶層城疊障也又西二里從崖足盤西南突嘴半里始見上江南塢其峽大開中嵌為平疇祇見峽底而不見江流有溪自西山東南橫界平疇中直抵東山之麓而余

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峽口波光四圍蕩漾其處不審
即峽溪所匯抑上江之曲予又疑東南橫界之流即為
上江然其勢甚小不足以當之方疑而未定逾突嘴而
西又半里轉而北隨北峽下一里從北峽西轉始見上
江北塢雖平疇較小於南塢而北來江流盤折其中東
峽又有溪西向入之其南流雖大而江流隨東山之麓
為東山虧蔽惟當峽口僅露一斑不若此之全體俱現
也又西向下者一里有十餘家倚南山北向而居間上

江渡何在在其西北問早土官何在在西南二里乃北
渡其溪溪水頗大而其上無橋僅橫一木平於水面兩
接而渡之而木為水激撼搖不定水時湧躍其上雖跣
足而涉足下不能自主危甚于是上西坡南向隨流行
塍間一里稍折而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廬已暮始在其
外室甚陋既而延入中堂主人始出揖猶以紅布纏手
者訊予所從來予以馬氏對曰元康與我厚何不以一
東相示予出元康詩示之主人乃去纏首易巾服而出

再揖遂具晚食而臥其堂中

十一日晨起龍江具飯言江外土人質野不馴見人輒避君欲遊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峽之上路由蠻邊入蠻邊亦予所轄當奉一檄令其火頭供應除道撥寨夫引至其處不然一時無栖托之所也予謝之復引予出廬前曠處指點而言曰東北一峯特聳西臨江左者為王尚書駐營之峯西北重峽之下一崗東突江右者是為蠻邊昔麓川叛酋思踞為巢其後重崖上為石城酋思

恃以為險與王尚書夾江相拒者也此地昔為戰場為賊窟今藉天子威靈民安地靜所產豐盛逾於他所他處方苦旱此地之雨不絕他處甫插蒔此中之新穀已登他處多盜賊此中夜不閉戶敢謂窮邊非樂土乎第無高人至止而今得之豈非山川之幸予謝不敢當時新穀新花一時並出而晚稻香風盈川被隴真邊境之休風而或指以為瘴亦此地之常耳既飯龍江欲俟余行予示之期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門湘江東岸北

行二里時渡舟在西岸坐東涯樹下待之半晌舟來乃受之溯流稍北乃受駝騎此自北冲西來者渡舟為龍江之弟龍川所管祇駝騎各界之錢而罄身之渡無界錢者時龍川居江岸西與蠻邊之路隔一東下小溪渡夫余自蠻邊回必向溪南一晤龍川余許之乃從小溪北岸登涯即西北行于是涉上江之西矣此十五喧之中也循西山北二日為崩憂南二日為八灣

崩憂北為紅毛野人

八灣南為潞江安撫司

昔時造橋西踰山心出壺瓶口至騰陽道

尚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生石崖可就為橋址者又
在其下西北三里有溪自西峽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
倚坡東向羅列是為蠻邊覓火頭不在其妻持檄覓一
僧讀之延予坐坐欄上而具食焉其僧即石城下層中
臺寺僧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為取木延匠將開建大
寺此僧甫下山與各喧火頭議開建之事言菴中無人
勸余姑停此俟其明日歸然後由其菴方可覓石城也
余從之坐欄上作紀下午浴於澗復登欄觀火頭家烹

小豚祭先令一人從外望一人從內呼問可來曰來了如是者數十次以布曳路間渡入龕而酌之飯之勸亦如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來獻乃火酒也酌於欄上風雨忽來雖欄無所蔽而川中蘊熱即就欄而臥不暇移就其室也

十二日火頭具飯延一舊土官同食其人九十七歲矣以年高後改於早龍江者喧中人皆言其人質直而不害人為土官最久曾不作一風波有餽之者干錢之外

輒不受當道屢物色之終莫得其過跡喧人感念之共宰一牛賣為贍老之資既飯以一人引余往中臺寺予欲其人覓引探石城不必由中臺其人言喧中俱不識石城路惟中臺僧識之且必由中臺往無他道也余不信復還過徵之喧中其言合遂與同向中臺由村北溯溪西向入二里過上蠻邊漸入峽又西一里涉一水溝遂臨南澗倚北坡而行又一里北坡稍開有岐北去又西踰波過一水塘而北下峽中共二里一溪自北峽來

架木為橋西度之橋之南又一溪自南峽西來與橋水合而出於蠻邊南大溪者既度橋西即北向上坡其坡峻甚濘甚陷淖不能舉足因其中林木深閼牛畜蹂踐遂成陷土扳陟甚難二里就小徑行叢木中三里復與大路合峻與濘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西南上峽中一里南踰其崗始見有茅菴當西崖之下其崖轟然壁立於後上叅霄漢乃入菴菴東向乃覆茅為之者其前積木甚巨一匠工斫之為殿材昨所晤老僧已返

號滄海
四川人

即為具飯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無及矣
此路惟僧能導之即喧中人亦莫知也余始信喧人之
言不謬遂停其茅中

十三日僧滄海具飯即執爨前驅余與願僕亦曳杖從

之從坪崗右腋仆樹上度而入

其樹長二十餘丈大合
抱橫架崖壁下兩旁皆

叢箐糾藤不可著足其下坎柯蒙
蔽無路可通不得不假道於樹也

過樹沿西崖石脚南

向披叢棘頭不戴天足不踐地如蛇游伏莽狻過斷枝
惟隨老僧僧扳亦扳僧掛亦掛僧匍匐亦匍匐二里過

崇崖之下又南越一岡又東南下涉一箐共里餘乃南
上坡踐積茅而橫陟之其茅倒者厚尺餘豎者高丈餘
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一里出南岡之上其路甚峻
蓋石城屏立遂從扳躋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上一
里西北陟坎柯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脚乃知此山
非環轉之城其山則從其後雪山之脊東度南折中兜
一峽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脚乃峽中之門也其崖則
從南折之脊橫列一屏特聳而上峽則圍三缺一屏則

界一為二皆不可謂之城也然峽之杳渺障於內屏之
突兀臨於外此南垂屏峽之交正如黃河華嶽湊扼潼
關不可不謂險之極也從南垂脚盤其東脚而北為崖
前壁正臨臺菴之上壁間有洞亦東向嵌高深間登之
縹緲雲端憑臨瓊閣所少者少髓無停穴耳盤其西脚
而北為崖後壁正環墜峽之東削壘上壓淵塹下蟠萬
木森空藤蘚交擁幽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為二
一東北上為躡崖頂者一西北為盤峽坳者乃先從峽

半里陟其底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結翠絲日不容下
墜當其中有木龍焉乃一巨樹也其下體形扁縱三尺
橫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摧半茂推者在西
北止存下節茂者在東南聳幹而起其幹正圓圍如下
體之半而高不啻十餘丈其所存下節並附之其圓亦
如聳幹得下體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膚之圍抱而附於
聳者其厚止寸餘中環空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
深二尺餘蓋下將及於地而上低於外膚之邊者一寸

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即樹之瀝也中有蝌蚪跳躍杓水而乾之則不見然底無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滿亦不見所自來及滿至膚邊下寸五輒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

其樹一名溪母樹又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土人言有心氣痛者至此飲之輒愈老僧前以砍木相基至亦取此水為樹之北有平岡自西而東屬於石崖之峯即度

嶠之北有窪滙水是為馬鹿潭言馬鹿所栖飲者窪之北則兩崖對束如門潭水所從泄也循岡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雲日披空即老僧昔來

所砍而欲卜基者寄宿之茅尚在其側由此西上可登上臺而路愈蔽乃返由前岐東北躡崖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臺之菴如井底寸人豆馬蠕蠕下動此菴遂成一畫幅其頂正如堵墻南北雖遙而濶皆丈餘上下雖懸而址皆直立由其上東瞰上江如一線而東界極北之曹澗極南之牛角關可一睇而盡惟西界之南北為本支所掩不能盡崩戛八灣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而問第深峽中嵌不能竟陟耳乃以老僧飯踞

崖脊而食之仍由舊徑下趨臺菴未至而雨為密樹所翳不覺也既至而大雨僧復具飯下午雨止別僧下山宿於蠻邊火頭家以燒魚供火酒而臥

十四日從蠻邊飯而行仍舊路東南一里宜東下悞循大路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處已在東北乃轉一里得東下之路遂陟坑從田塍東行一里至早龍川家時渡舟尚在江東岸龍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即織紵於旁出火酒糟肉生以供予但飲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雨忽

作忽止上午舟乃西過又候舟人飯當午乃發雨大作
同渡者言猛賴東溪水暴漲橫木沉水底不能著足徒
涉之水且及胸過之甚難余初以路資空乏擬仍宿於
早龍江來一日至松坡二日至瑪瑙山皆可無煩杖頭
即取所寄水簾洞石樹歸今聞此溪難涉且由溪北岸
溯流而入由北冲逾嶺既免徒涉之險并得分流之脊
於道雖稍遠然今日尚可達歪瓦則兩日可抵郡其行
反速也遂從渡口東向截塢望峽入先由塢東行田塍

間一里路為草擁草為雨偃幾無從覓幸一同渡者見予從此亦來同行令之前驅半里遂及峽口循峽北笑峯南麓東向入溪流沸於下甚洶湧五里峽自北來有村在東山下曰猛崗路挾西山北轉上坡五里遂東盤崇峯之南椒又東十里有峽自東南來想即猛林所從來之小徑也于是折而西北上山坳二里聞大聲又一里山環谷合中得一坪四五家倚之南向而居曰歪瓦遂止宿

十五日昧爽而炊平明飯而行雨中南陟東坡一里稍北下三里不得路乃西向扳茅躡坡二里登嶺而後得南來路又稍北循崖西復東行八里有峽自東來而大溪則自北峽來受其廻曲處藤木罩蔽惟見水勢騰躍於下路仍北轉溯之遂從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漸與溪逼又北五里峽復轉東路乃東溯之屢降而與溪會一路皆從溪右深箐仄崖間東北溯流又十五里始有溪自北峽出其水雖小而下有田緣之漸出箐矣又東

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峽來溪源遂岐為兩有橋度其北來者仍溯其東來者其下田愈闢路始無箐木之翳又五里北界之山中環為坪而土官居之南界之峽平拓為田而村落遠之此即所謂北冲也又東五里山箐復合是為箐口時纔下午前無宿店遂止是夕為中元去歲在石屏其俗猶知祭先而此寂然矣

十六日平明飯由箐口東稍下入峽二里有澗自東北來越之其大溪則自峽中東來猶在路之南從兩澗中

支東上已復北倚中支南臨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
又一里下及溪溯水瀕溪而行又一里有木橋跨溪遂
渡其南岸倚南崖東向行又里餘復渡橋行溪北岸由
是兩崖夾澗澗之上屢有橋左右跨或度橋南或度橋
北俱濚澗倚坡且上且折又連度六橋共七里水分兩
派來一東南一東北俱成懸流橋不復能施遂從中坡
躡峻盤垂磴而上曲折八里岡脊稍平有廬三楹橫岡
上曰茶菴土人又呼為蒲蠻寨而實無寨也一道流淪

茗於中余知前路無居廬乃出飯就之而啖又北上始
臨北坑復臨南坑始披峽涉水後躡磴盤脊十里乃東
登嶺坳至嶺頭雨勢滂沱隨流南下三里雨忽中止雲
霾遙滌又二里隨西峽下墜峽穿箐路既蒙茸雨復連
綿又五里從箐底踏波隨流出又南五里稍東踰一東障
西突之坡從其南墜波直下者三里復隨峽倚東障之
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開流漸成溪二里雨益大塗體
沾足足滑不能定上嶮涉流隨起隨仆如是者三四里

頭目既傷四肢受病一時無可如何雨少止又東南五里塢稍東曲乃截塢而度一橋橋下水雖洶湧渾濁其勢猶未大僅橫木而渡至是從溪西隨西山行溪逼東障山去復踰坡墜箐向東南下五里又東南盤一坡下歷一箐又五里轉坡南腋間得臥佛寺已暮急入其厨索火炙衣炊湯啖所存攜飯深夜而臥其北樓

十七日晨起絕糧計此去郡尚三十里不得已而空腹行仍再上岩殿再下池軒一憑眺之東南里許過一小

室有二家當路為稅司又南八里過龍王塘峽皆倚西山行又東南五里過郎義村村西有路踰嶺為清水壩打郎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華門外即隨城北澗西上二里入仁壽門由新城街一里半過法明寺前西抵劉館予初擬至乾海子一宿即還至是又十三日矣館前老嫗以潘蓮華所留折儀并會真陶道所饋點畀余且謂閃知愿使人以書儀數次來候盖知愿往先塋恐余東返即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來俞禹錫同閃來

抵暮乃別

十八日余臥未起馬元真同其從兄來候余訝其早曰
即在北鄰而久不知昨禹錫言始知之且知與老父約
而不從松坡返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為太麓乃
郎太麓雖言其長子讀書城中而不知即與劉館並也
禹錫邀飯暮乃返閃知愿使以知愿書儀并所留柬札
來且為予作書與楊雲州

十九日閃太史手書候叙既午乃赴之留款西書舍小

亭間出董太史一卷一冊相示書畫皆佳又出大理蒼石屏置座間另覓鮮雞菱淪湯以佐飯深夜乃歸館知安仁所候閃序已得安仁將返命麗江矣

二十日作書併翠生杯托安仁師齋送麗江木公

二十一日命願僕往瑪瑙山取石樹且以失約謝馬元康

二十二日禹錫同閃知愿來寓坐竟日貰酒移肴為聯句之飲

二十三日早馬元真邀飯以顧僕往瑪瑙山禹錫知予具飡無人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關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飢連日體甚不安欲以汗發之方赴市取藥而禹錫知予僕未歸再來邀予乃置藥而赴之遂痛飲入夜元真輩先去予竟臥禹錫齋禹錫襪被連榻且以新綿被覆予被褥俱麗甚予以醉後覺蒸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遂藹然信乎挾纊之勝於藥石也二十四日還寓深夜而顧僕返以馬元康見予不返親

往松坡詢踪跡故留待三日而後歸也

二十五日閃太史以所作長歌贈余更餽之以贐其歌甚暢而字畫適勁有法真可與石齋贈余七言歌並鐫為合璧也已而俞禹錫又使人來邀移寓余乃令顧僕以石樹往眎之相與抵掌為異已往謝太史之賜太史亦索觀遂從禹錫處送往觀之

二十六日禹錫晨至寓邀予移往其齋予感其意從之比至而知愿歸即同往晤且與之別知此後以服闋事

與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復見客也比出門太史復令人詢靜聞名號寺名蓋為靜聞作銘已完將欲書以畀余也更謂余石甚竒恐致遠不便欲留之齋頭以挹清風予謂此石得天祿石渠之供甚幸但余石交不固何知愿曰此正所謂石交也遂置石而別仍還劉館作紀竟日晚還宿於俞太史以靜聞名來賜謂明日五更祭先不敢與外事也

二十七日還劉館移所未盡移者并以銀五錢畀禹錫

買雞菱六斤濕甚禹錫為再蒸之且縫袋以貯焉乃為
余定往順寧夫

二十九日晨雨時作時止久之乃別禹錫出南門從大
道南二里至夾路村居之街遂分路由東岐當平塢中
南行西與沙河之道相望五里過神濟橋其南居廬連
亘是為諸葛營諸葛之祠在焉又南有東岳廟亦東向
又南五里為大樹墩亦多居廬村之北有小溪東南流
村之南有小溪東北流合於村之東而東去此兩流即

臥獅窩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東此乃
坳子舖東注之水有小石橋跨其上越橋南上坡路分
為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東南為石甸姚關道一直
東為養邑道于是直東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
其源當出於冷水箐于是下越一木橋復東上坡坡北
有村倚之其地為三條溝由坡東東南下而復上三里
越一岡有兩三家當岡頭為胡家坡越岡而東三里又
下下盤為田有數家倚南嶺是為阿今過阿今復東上

三里其南塢水遂分東西下又東五里飯又三里為養
邑南有塢盤而為田北正對筆架山之南垂有數家當
塢遂宿

三十日店婦雞鳴起炊平明飯出店東南行稍下渡南
來小溪即上坡東逾南轉即養邑東環之支也東逾坡
而下又陟一小坡而東上坡遂行岡頭共五里路分二
歧一東南者為西邑道一西北者為山河埧道先是問
道多言由西邑踰芭蕉嶺達亦登有熱水從石盤中溢

出其處有大道通順寧予欲從之而養邑店主言往西
邑路近而山溪無橋今雨後水漲難渡當折而北由山
河埧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達亦登為便至是見同行
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埧今亦從之遂西北西涉小
塢二里升坡而東遂循永昌溪南崖行溪嵌崖底止見
北崖削壁下嵌而不見水又東二里稍下有村倚北崖
之東即落水寨也其南崖之夾溪為川者東突如踞獅
水從其北出路從其南下半里遂由獅腋下降路甚逼

仄半里抵獅麓又東半里有溪自南塢來有埧堰其上
流有橋跨其下流度橋東行田塍間濶甚一里登塢東
崗南行一里見塢西有瀑掛西崖歷西層而下注塢中
南來之溪路隔對之東向入峽雨大至二里踰嶺頭有
路西南來合又東三里度坑坳盤而東北行其下有流
破石搜崖亦突而北注隨之一里乃東下越其流又東
北上半里見東塢又有小水自東而西向與南來之溪
合於北崖下北崖純石聳起其上樹木葱鬱而下則有

穴伏而暗墜二水之所從入也又東向上嶺半里踰其脊行嶺頭半里始見東壑有田下盤其東復有山夾之路從嶺上轉而南行一里餘而下半里其塢自南而北水亦經之度橋溯流而南二里南塢稍開是為五馬其西南壑中居廬頗多東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有一坑自東峽出有小水從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溯之東上一里隨峽南轉而坑中水遂窮有脊自東而西度脊南復墜坑而下從脊東行轉坑東之

崖其下亦嵌而成壑壑中亦有人家隱於深崖重箐之間但聞雞鳴舂响而已東坑既盡從其上陟塢升岡見岡南一峯特聳而卓立白露偏籠其半乃東來脊上石峯之層起者由其北穿坳而東共二里而抵坳中之脊有巨石當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深亦如之中貯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如哀牢金井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飯土人即名此嶺為大石頭從石東下塢中道分為二一由東向踰岡者為大道稍迂而達大

獵夷一由東南下峽者為捷道稍近而抵小獵夷乃由
峽中下二里行岡南之上又二里盤岡嘴而南路又分
為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轉一由崖上躡崖端南曲乃
從崖端南踰石隙而下一里仍從南坡東轉一里有四
五家倚坡而居是為小獵夷余欲下坡問亦登道士人
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橋不可止宿亦無居停之家循江
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時已不及而途無可宿必止
於是時纔過午遂偕止而止幸主人楊姓者知江流之

源委道路之曲折詢之無不歷歷可據且知溢盤溫泉不在亦登而在雞飛乃止而作紀抵暮而臥

徐霞客遊記卷十一下